

## 06 澎湖贵宾馆 国民党前线指挥所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

自古以来,扼守中国东南海通道的澎湖群岛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明郑王朝纵横台湾与东南海域数十年,后来就是因为恶战中失去了澎湖群岛的屏障,让清朝战船顺利越过台湾海峡而长驱直入,终于失败。

1949年政局纷乱,蒋介石失去大半江山,他的幕僚也开始为他败退台湾作最后准备。当年年中,蒋介石首度来澎湖视察,计划以台湾、澎湖作为反攻之地,当时他下榻于澎湖贵宾馆,并以此作为战事指挥所。

前有解放军进逼,后有美国掣肘,蒋介石落入孤立无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虽然台湾早已进驻陈诚等官员与部队,但这批人是否依旧效忠他是个大问题。另一方面,东南战局正酣,蒋介石苦思如何挡住解放军的攻势,甚至想依靠大陆西南地区的军队进行反击。于是,他停留在澎湖这座方寸之地数日,足见其当时的徬徨。

等到金門炮战时,形势虽然危急,却不像1949年的战局那么急迫。为了支援大小金門,澎湖贵宾馆成为国民党前线指挥所,蒋介石多次在澎湖贵宾馆听取军情汇报并下达命令。而行踪隐秘的蒋经国,凡赴澎湖也一律下榻因严密军事管制而人迹稀少的澎湖贵宾馆。因此澎湖贵宾馆相较于其他行馆,在军事防御功能上更为突出,也显得格外神秘。

### 【注释】

陈诚(1898年1月4日至1965年3月5日),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有“小委员长”之称。国共内战期间,陈

诚为打通北宁路,于1948年发起公主屯战役,导致新五军被歼灭,陈诚被蒋介石免职。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陈诚于1949年1月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前夕,迅速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执掌全台大政,为“国府”迁台进行最后准备。同年8月15日陈诚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坐镇台北,指挥东南区战事。1949年后,陈诚长期担任蒋介石的副手,曾兼任行政院长。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去世。

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东距台湾本岛约50千米,西离中国大陆约140千米,总面积约128平方千米,向来是扼守中国东南海上通道的重镇,早在唐朝末年就有许多渔民世代居于岛上,中国最晚在南宋时期已派兵在澎湖驻守。16世纪,葡萄牙人航行到此,称澎湖为渔翁岛,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度企图在澎湖建立贸易根据地,但遭明朝驱离。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光复台湾后,也在澎湖设置安抚司,清代则改设巡检司。

甲午战争后,澎湖随台湾割让给日本,离开中国版图。日据时期,殖民政府看重澎湖群岛与马公港的军事特性,设置澎湖岛厅,并于1897年改称澎湖厅。之后在港口制高点建造一座要塞型建筑,1937年,日本在马公城北墙(现民福路以东)险要之地修筑一座供海军将领与贵族落脚的贵宾馆,取代原先位于马公港畔较为喧闹的松岛纪念馆。

1940年,日据政府澎湖厅总务课在今日马公市西侧介寿路观音亭附近眺望极佳之地,设计兴建日式木造的第一宾馆,直到1943年2月宾馆才竣工,该宾馆主要作为招待日本皇族及高级军官的处所。日据政府之所以急着改建宾馆,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地势足以监控马公港与吼门海道,战略意义重大。

台湾光复后,澎湖贵宾馆由国民政府接管,并于1946年改称澎湖第一宾馆。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师永刚 方旭 著)



澎湖第一宾馆侧面

## 18 沥川只认得950个汉字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

我们进了公寓。

“我肚子饿了,去吃过桥米线吧!”我说。

我第一次认真打量沥川家的客厅,发现有一面墙壁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全是有关建筑的摄影:足球场、剧院、机场、体育馆、博物馆、领事馆、政府办公楼,最多的是摩天大厦。

我不想看建筑,只想看他。环视四周,我的目光寻找墙壁、桌子、窗台、门、一切可以放照片的位置,一张沥川的照片也没有。

我把假肢放回卧室,因为他只在卧室换衣服。卧室和客厅一样宽敞,临窗放着一组红色的沙发。橡木地板一尘不染。床边有个小巧的书架,上面放着一摞建筑杂志,几本巨大的建筑画册。

只有两本书看上去年深日久,可能与建筑无关。

我随手拿起来一本,感觉很重,是那种老式的精装本,书名是法文。

我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你喜欢这本书吗?”他问。

“我不懂法文。”

“你的二外是什么?”

“还没确定。”

“有目标吗?”

“除了英文和中文,你还会哪些语言?”我问。

“法语和德语。日语只能应付简单对话。”

“我可能选意大利语,或阿拉伯语。”

总之,不选他熟悉的,省得今后被人笑话。

他看着我,狡猾地笑,明白我的意思。

“英文书名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你学文学,一定听说过。”

“中文名叫作《追忆似水年华》。”

“《追忆似水年华》?嗯,译得真美。如果哪天晚上你睡不着,让我用

法语给你读这本书,读完第一页,你就会想睡了。”他在我耳边轻语,声调低缓,如闻天籁。

“是吗?”我转过身来,发现他披着浴袍,头斜着,目光扫过我的耳垂,“为什么?”

“因为书的第一页就讲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看着我,背诵给我听,那样优美的法语,令我怅然而恍惚。见我一脸迷茫,他又用英文解释。

“要不您干脆给它译成中文得了……”因为我觉得他的中文也很动听。

“我不大会中文……只认得950个汉字。我爷爷说,我只用认得那么多就够用了。”

“什么?什么?”我大声说,“祖国文化博大精深,950个字怎么够用?”

“所以,我不敢译成中文,怕你笑话我。”

我看着他:“我们对海外华人的中文水平从来都不作太高要求。不过,如果你不坦白,我还真看不出你是文盲。”

“文盲?”

“嗯,文盲。”

他捏住我的手。

“干什么?”

“现在是更衣时间,请稍微回避一下。”

我知趣地去回避,过了片刻,见他衣冠楚楚地走出来。

“可以走了?”我问。

“可以走了。”他见我背的双肩包,又说,“你背这么重的包吗?我来替你拿。”

“不用。”我说。

他淡笑,没有坚持。

“为什么这里没有你的照片?”我忽然问。沥川那么英俊,拍多少张照片都看不够啊。

“我不喜欢拍照。”他说。

“可是墙上有这么多闲杂照片。”我指着那一墙的建筑图片。虽然每一张都很美,但摆在一起,还是觉得乱。

“闲杂?”他一愣,想不到我会用这个词,只好解释,“建筑也是一种艺术,谢同学。”

我指着其中的一个相框,里面的建筑物眼熟:“听纪桓说,这幢大楼是你设计的?”

他点点头:“你喜欢吗?”

“喜欢。”我望着他。

他说:“我也饿了,咱们快走吧。”

沥川不爱吃辣椒,错过了几道大厨做的佳肴。不过他喜欢吃炒饵片,也喜欢蚂蚁上树。我们只要了三个菜,很快就吃饱了。

沥川说,他很久没有像这样痛快地吃饭了。每天都太忙,都只能吃吞拿鱼了事。

“奇怪的是,我也不觉得饿。”他说。

“为什么你今天就觉得饿了?”我问。因为不算在寝室里吃的零食,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吃了两顿饭。

“今天体力消耗比较大。”他老实承认。

(摘自《沥川往事》施定柔 著)